

庄严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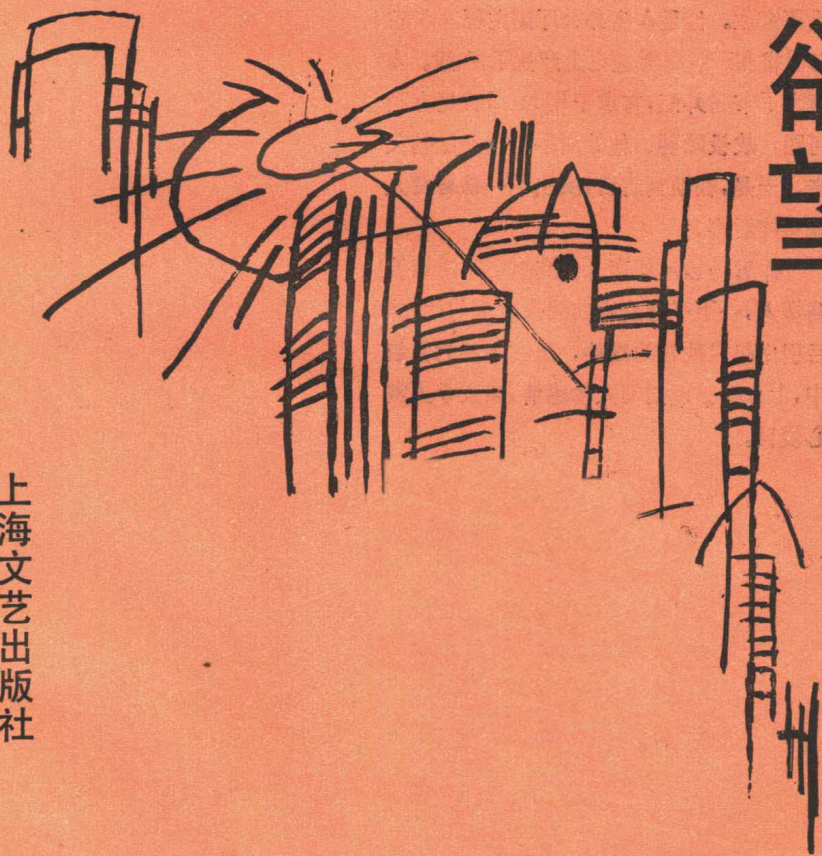
ZHUANGYANDE YUWANG

水运宪



水运宪

庄严的欲望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贾建华

庄严的欲望

水远亮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11,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ISBN 7-5321-0768-X/I·612 定价：3.70元

登记证号：(沪)103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把读者带到一个新奇的世界。它让人们窥视到 A、B 两省的高级领导干部，围绕着三省联网送电的种种矛盾纠葛。

他们正在热恋。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博士研究生。他是 A 省办公厅副主任。A 省与 B 省在三省联网送电上产生了矛盾。A 省为了节省外汇，有求于 B 省；B 省见有利可图，故设障碍。他的对手恰恰是她的父亲。于是，在谈判前后，演出了一幕幕发人深思的活剧。

作者巧妙地从恋人情真意切的感情波澜切入，一下子把读者的阅读欲望勾住，然后引出起伏跌宕的事件，又在事件的铺叙中，十分细腻地描写人物感情，读来令人赏心悦目。

目 录

上篇	(1)
中篇	(89)
下篇	(225)
尾篇	(320)
后记	(323)

上 篇

一个女人倘若同一个倾心爱慕的男人建立了情爱关系，她心中的乾坤便混沌起来。对于这种女人来说，她意中的男子是一轮骄阳。骄阳当空时，女子的独立性格、意志、毅力便一齐隐退了。月亮是从来不与太阳争辉的。她毫不怀疑地认定：月亮只有倚仗着太阳才能娇媚明亮。因此，她时刻盼望着太阳的召唤。盼得心焦如焚……

—

夜晚10点差7分时，崔晶晶本能地从书桌前站了起来。她感到仿佛有人朝她喝了一声，很及时地提醒了她。其实并没有人提醒，完全是她自己的悟性，因此她对自己十分满意。

她觉得看书时间长了身体有点疲倦，便挺起胸脯舒展了一下经络，然后走到窗户前，无意识地朝外望了下去。校园内并不十分黑暗，有一瓣皓月悬在天空，向这座小巧玲珑的博士研究生院投下了柔和而又清丽的光亮。

借着月光，崔晶晶看见楼下那条镶嵌着五彩卵石的小

道上不时有男女研究生们蹊蹊徘徊。她眉头皱了一下，随即又宽容地摇了摇头。她发现那些人并不为功课用功，好些黑影偕肩相依，游着游着便朝路旁那伊拉克蜜枣树丛后面消失去了。

这是一天之中最甜蜜、最宁静的时刻。崔晶晶抬起腕子看了一眼石英小表，发现那枚长针正逐步捱近“12”。她于是兴奋不已，疾疾离开窗户；回过身去注视着书桌上那只蓝底白花蜡染布做成的小挎包。这只普普通通的挎包十分神奇，每天晚上10点正，小挎包内就会发出一个低浑而又令人回肠荡气的声音来。在这个时候，崔晶晶总是含着温馨的微笑，十分虔诚地静候着那个声音，俨然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新年的圣钟。

她视这个声音为绝对私有，不允许任何人发觉。因此，在一个月以前，每到夜里10点，她还要绞尽脑汁找一个不受任何干扰的地方去独享那个声音。这实在很不方便。按规定，博士研究生是一人住一间宿舍，但是近来委托代培和自费上学的研究生多起来了，宿舍里又安排进来另一名女士。那女伴其实并不多事，对崔晶晶相当友好。只是毕竟多了一个人，崔晶晶为了保护隐秘不得不大费周折。现在好了，那名女士前几天随考察团出了国，这房间又成了崔晶晶一个人的天下。仅凭这一点，她便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安宁与幸福。

似乎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弄得妥帖，崔晶晶于是又匆匆走到了窗户旁。窗外其实很静谧，她还是伸出手去关上了玻璃窗页。她感到心在胸腔内蹦跳得太激烈了些，面颊处也微微发起热来。

还差 90 秒就到 10 点了。石英表是非常准确的……是的，他也是佩戴的石英手表，他的时间与崔晶晶在同一个节拍上走着，连秒针也走得一毫不差。起初崔晶晶还有点不放心，时不时地同他对一对手表，后来便感到完全多余了。表无疑是精确的，这倒在其次，不知有多少回，他竟然连表都没看也准确无误地在约定时间同崔晶晶通了话。这是个奇特的男人，奇特得让人难以理解。

窗户框子的木质有些变形，关上以后，要使更大的力气朝里拉紧，然后才能插上窗户的铁销子。干完这一切，崔晶晶感到那层透明无瑕的玻璃神奇地将自己同世界隔离开了。立刻，她心中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恐慌。那恐慌令人快慰，令人心甘情愿，令人梦寐以求。

……他今天会传递过来几句什么样的话呢？这个人说话从来简洁练达，没有似水柔情，也没有缠绵悱恻。几乎是惜字如金。却不知哪来的那股不可抗拒的魅力。每天夜里 10 点，崔晶晶等来的无非就是那么几句早已听熟悉了的话：“你在干什么？”“还在弄功课？”“我没什么事，你早点休息吧。”就这么平淡的几句话，竟成了崔晶晶睡觉之前必不可少的定心丸。

偶尔他也多说几句，或者问清楚崔晶晶明天后天的日程安排之后，飞快地插空子安排一个约会。对于崔晶晶来说，这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尽管那样的见面不能尽情尽意，甚至连几点见几点散都做了严格的安排。她知道，他极其忙碌。崔晶晶明白无误地认为他是这个省内最繁忙最操劳的人，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因此，他在政务倥偬之中那样守时守约与她通话，她的满足之情几乎要溢出心坎来了。尤

其当他以奔袭的速度与她约见一次，崔晶晶简直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正在甜蜜地胡乱想着，隔壁第二间宿舍的女同学突然打开了电视机。音量开得很大，门缝中渗进来一段很熟悉的间奏乐曲。哦，她们放下了手头的事情，收看起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来。这么说，已经是10点了？

崔晶晶很不喜欢门外那些关不断的杂音。她陡地莫名烦躁，再也不故作矜持，几乎是气鼓鼓地奔到书桌旁，从印花蜡染布挎包里取出了一件东西。那是一架袖珍无线电对讲机。由于崔晶晶严密防范着不让任何人发现，无线电对讲机便被人为地弄得含蓄了，甚至还显得羞答答的不愿意现出本来的面目。

两分钟之后，崔晶晶惊惶不安了。无线电对讲机像一坨废铁，冷冰冰的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他今天竟然没有按时向崔晶晶通话，这倒是罕见的。可以说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绝对史无前例。崔晶晶宁可相信地球反过来围绕月球旋转，也不可能相信他会误了时间。约定时间一过，崔晶晶的第一个判断便认定这是因为无线电对讲机出了毛病。她急忙去看对讲机的电源开关，手柄的位置并未错乱，稳稳地正置于“ON”处。其实这本是毋庸置疑的，她早在一个小时之前就打开了对讲机。但是崔晶晶仍在怀疑，既怀疑自己又怀疑那架机器。一切都紊乱了，甚至连手柄置于哪个位置是“开”、置于哪个位置是“关”也一时模糊不清了。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副对讲机是省内一家电子工厂用进口元件组装的。组装货当然不如原装货，工艺上毕竟要差一些，调试也不见得过了关。总之，质量的可靠性不能不令人

怀疑啊……

她站起身，双手捧着无线电对讲机，驴转磨子一般在屋内踱起步来。她生平第一次感到时间是这样难挨，每一秒钟都被无限膨胀放大了，其间全是空虚无聊。当她实在忍耐不住那痛苦的煎熬时，再一看表，10点刚刚过了5分钟。应该说没有超过太多时间，但是崔晶晶更加着急了。她知道时间对于他是何等的宝贵，因而他的时刻表是异常精确的。耽误了几秒几分，便是少有的错误，如果超过了5分钟，对他来说，几乎可以算是出了个重大事故。

崔晶晶叹了一口气，心中一颤动，忽然凝住目光，想到了一个平时几乎没有去细致思考的问题。他毕竟是个男人。自己应该怎样去理解世界上的男人呢？古人训导说“男女有别”。现代青年认为男女互为补充，差别可以消除。对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崔晶晶取保守态度。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仿佛并不由自身的主观意志而决定，因此最根本的一个差别是难以消除的。女人可以专心致志去思念一个男人，而男人却极难得那样专注于一个女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男人的质量越高，他对女人的专注程度就越低。是的，这是事实。女人属于男人，男人属于全社会。这个社会更迫切地需要高质量的男人。偏偏每个男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天起便带来了一种承担的欲望，以后便各尽所能。力所能及时，每个男子都愿意担负更大的责任。当然这要由各个男子本身的素质来决定他能承担多少斤多少两，而且能否让他承担还要取决于社会的选择。他有幸被选到了承担重负的位置上。然而他的“有幸”对于崔晶晶来说，多少也是一种不幸吧？

意识到这一点，崔晶晶倒是并不感到惊骇。她当然了解他，很彻底地知道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男人。当她第一次认真考虑那个对姑娘来说无比神圣、无比庄重的问题时，他的一切便被崔晶晶高效率、高密度地思考过了。而且在考虑过程中，她不断地以一种冷静态度告诫自己切莫头脑发热。这种告诫甚至显得十分苛刻。她曾经亲眼看见过不少同学的初恋在日后尝到了意想不到的苦果。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都只因为当初头脑发热，缺乏缜密的思考。这个思考过程是相当认真的，崔晶晶对此感到很骄傲。她记得当时自己对他的姓名都是那样满意。他叫肖天维。崔晶晶知道那个“维”字在几何学和空间理论里的基本概念。她知道，构成空间的每一个因素，比如长、宽、高，都叫做“一维”。直线是一维的，平面是二维的，普通空间是三维的。按习惯说法，维字还有连接、保全等等意义在里面。他居然取名“天维”，显然有一种控制和驾驭全局的抱负。这种抱负气吞山河，高屋建瓴。令人崇敬，也令人爱慕不已。

对姓名的满意当然有一种人为的附会，但这也反映了崔晶晶的满足心理。肖天维固然只是一个凡人，但是受到很多人的敬仰。他是这个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每天都肩负着纷繁沉重的事务工作。关于他的年龄，崔晶晶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觉得肖天维比自己大出了多少，而实际上肖天维比崔晶晶足足大了20岁整，是一位满了45周岁的中年男子。之所以感觉他年龄不太大，崔晶晶猜想这是因为肖天维在省政府的位置太重要了缘故。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一位45岁的省级负责干部毕竟只是少壮派，而且应该说还很年轻。这是相对于重要职务和过去传统的干

部模式来说的。崔晶晶自己的父亲也是名省级干部，就在北面紧邻本省的那个省任常务副省长。他已满了50周岁，可他们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还一口叫他一声“小崔”哩。

除了重要职务使肖天维不显得年龄很大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崔晶晶不禁又向自己设了疑问。霎时间她心中掠过来一丝阴云，看来肖天维这个人精力太充沛了，显得过于强悍。他是绝对要感染和影响别人的。这种影响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而且一旦产生影响便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每一个角落，甚至充填在别人的每个细胞之中。其速度之快，排他性之强令人防不胜防，令人晕头眩目，令人心驰神往，不由得很快便倾向于他。这种强悍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崔晶晶突然想到了“遮蔽性”三个字。显然肖天维这样的性格是有遮蔽性的，并且会同他的强悍成正比。就像夜间行走在野外，本来还可以朦朦胧胧看得见周围的景物，你突然打亮一只光线很强的手电筒，光柱将脚下照得明亮了，那明亮却只局限于光柱所指的一小部分，周围绝大部分景物反而完全看不清了。这种遮蔽性能不导致看法上的片面吗？

想到这里，崔晶晶的心格噎往下一沉。“是这样吗？”她赌气般地问出了声音，旋即便露出了嘲笑的表情。“哪有这么严重？完全是心胸狭窄，无事自寻烦恼嘛。”她干脆脆地指责了一句，仿佛在嘲笑和指责向她提出这个疑问的人。她似乎忘记了这些疑问是她自己提出来的，只觉得嘲笑指责之后浑身上下充满了自信感。

也许是玻璃窗闭得太严了，屋子里开始闷热起来。崔晶晶感到坐立不安，怎么想怎么觉得今天晚上实在有些冤屈。这幢米黄色的宿舍楼总共有五层，每间房子都住着各个专

业的研究生。无论男生女生，晚上不到深夜12点是绝少有人熄灯睡觉的。但是崔晶晶知道，睡那么晚的人并非人人都在为学业用功。都是进入青春旺季的人了，心理或生理方面总排除不尽种种欲望。在这种时候，相当一部分同学正在研究人生的走向与乐趣。有人在结伴探讨理性认识，还有人正排除干扰亲身体验着其中的奥秘。与她们相比，崔晶晶觉得自己是最充实的。她能将这种折磨人的东西准时拉到身边来享受一番，又能将它随心所欲地推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暂时搁置起来，就像是摆弄书案上那盏万向台灯一样方便随意。眼下，崔晶晶正在为赴联邦德国留学做各种准备。由于有了充实的自我感觉，她体内的生物钟便可以准时调节她的一切行为。每天晚上7点开始工作，直到10点之前她完全可以专心致意于面前的书本和资料。10点差几分时，她又能准确地从书堆里脱身出来等待肖天维的声音，那种等待同样也是专心致意。如果肖天维准时同她通完话，她又可以继续埋头于书本。那以后她心中会加倍感到踏实，学习的兴致会更加高涨，直到其他宿舍完全熄了灯她才尽兴地入睡。然而现在这个秩序再也保持不住了，由于肖天维没有准时通话，随之而来的是心绪的紊乱，包括身体的各部位都失去了正常状态。她甚至都不敢再看一眼手腕上的石英表去算一算肖天维究竟误了多久时间。据她内心保守的估计，现在至少恐怕已到了10点半钟。一定是这样的！后来崔晶晶还是偷偷看了一眼手表。表面指示出10点过了23分。她觉得自己的估计基本准确。

看来必须调集一点意志来调整一下情绪。肖天维显然不会再用对讲机同崔晶晶对话了。应该体谅他，他的工作

时间有多长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崔晶晶也并不确切知道这一点,但她知道肖天维长年累月在超负荷地工作着。据有关人士传说,肖天维平均每天休息3到4个小时。有一天崔晶晶终于捺不住关心和好奇心,问他:“这是真的吗?你睡眠那么少?”

“我睡觉的质量相当高。”肖天维不正面回答她,但是说得十分认真,“以一当十,就算不得是少了。”

他说的是实话。他的一位好友告诉崔晶晶说,肖天维睡觉的效益绝不低于他干别的事情。片刻酣睡之后,他立即精力充沛。这大概是“逼”出来的一手绝招,省政府办公厅是处理全省日常事务工作的办事机构,工作量非常大,谁主管这一摊子都难得睡个安稳觉的。肖天维除了担任这个职务之外,还兼任省政策研究室主任。

崔晶晶很清楚,肖天维其实感兴趣的、或者说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后一项工作。他说过,办公厅的工作尽管庞杂,却太具体,只能是微观的。钻研政策必须具有历史眼光,要求跨越时间和空间,那才是一种恢宏的事业。也许这两项工作综合了微观与宏观,把肖天维磨炼成了特殊的人物。他既能务虚又极能务实,是这个省最实用的头号智囊。

省政府一把手袁省长时时刻刻都离不开肖天维,这是众所周知的。袁省长可不是一般的有资格的干部,他以擅长抓经济建设著称全国,影响范围直至海外。连袁省长都如此看重肖天维,足以证明肖天维所具备的智力与能量了。

于是,崔晶晶渐渐地平静下来。是的,^②不应该如此脆弱,他的负担太重了。日后也不需要肖天维作任何解释,崔晶晶自信完全可以体谅他这一次极其微不足道的疏忽。或

许他正在开会呢？抑或正在同袁省长商量些重要的问题，怎么好拿出对讲机来同一个女子通话？本来崔晶晶就对这一点感到过疑惑。

“难道你每天晚上都不开会？”她曾经问肖天维，“10点钟的时候总是没有外人在身边？”

“会是常开的。不过10点之前就结束了。”肖天维回答说，“外人倒是常有，而且一拨又一拨在我身边。但不影响我们通话。”

“是吗？”崔晶晶诧异地望着他，“难道你不避讳？”

肖天维摇摇头打断了她的话：“办法很多。到书房去找东西，或者上卫生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是吗？”崔晶晶欣慰地笑了，“你倒是从没忘记过我。”

“那是不可能的。”肖天维执著地盯着崔晶晶那双透亮的眸子，轻声而又坚定地说，“万一有一天你感到我疏忽了你，那，也许是有一件使我无法应付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他还想了好一阵子。

崔晶晶知道他想不出什么来，她认为肖天维几乎没有无法应付的事情。那一次谈话大约在半年以前，事后果然如崔晶晶所料，肖天维没有一天疏忽过自己。……但是今天呢？能说今晚上的事情不是一次疏忽吗？按照肖天维的说法，只要崔晶晶感到他疏忽了自己，便是发生了难以逆料的事情。果真就是这样？

窗外月色忽地消失了片刻，又忽然明朗起来。大约过了半分钟，才有一阵强烈的呼啸声扫过屋顶。空气突然发生了

颤抖，连玻璃窗也“嘭嘭”地震出了声响。附近有个军用飞机场，飞行员们又开始了夜航训练。高速歼击机那地动山摇的呼啸声使崔晶晶头皮发炸，她蓦地抬起了脸，眉目间骤然全是惊惶的神色。

她相信一定发生了意外。或者不叫意外，而是意料之中的那桩事情发生了。那是一桩足以摧残任何人的事情，她感到肖天维即使是钢筋铁骨也难以脱逃出来，何况他毕竟还是一个凡夫俗子。在肖天维的心中，长久以来一直凝聚着一团不可驱散的阴霾。这名高高大大的男子汉，无论在个人事业上，在日常工作中，总是坚韧向前，纵横捭阖，开途辟径，无所不达。唯独一接触到心中那团阴霾，他便一反常态，沉默犹疑，以至一筹莫展。这团混浊的东西同样也滞积于崔晶晶的心中。几乎从她与肖天维共同迈向感情深渊的第一步开始，她的内心深处便因此无法开朗。同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男人结合，需要的勇气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准备她是足够的。但是有一个要命的问题——这个男人还有家室！

肖天维的妻子在北京工作，这一点谁都知道。他同他的妻子分居整整10年了，知道其中详情的却并不太多。他早就致力于解体那个早该解体的框架，然而各种世俗观念已用无以数计的缆索将那框架扶持住，牢牢缚定，并且坚固地封住了每一处裂痕，如一座寒冽的冰山。人们可以透过冰层清晰地看见那里面深深的缝隙，却无法使冰山分化之后再去重新组合。肖天维不能，崔晶晶更不能。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其他人不仅不去想这些事，反倒认为冰山是没有必要裂变移位的。

一种不祥之兆于是游荡在崔晶晶心头再也无法拂去。她相信今天晚上肖天维没有按时与她通话一定与这件事有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肖天维的声音。奇怪的是事先没有感到一丝预兆,太突如其来了。北京距这里南北相隔两千多公里,来一趟不会那么随意的。肖天维精明无比,事先一定会得到某些消息,如果那一位突然到来,肖天维事先便会打个招呼过来的。……哦,是不是早在10点钟之前他就用对讲机呼唤过崔晶晶了?他的心很细,担心崔晶晶在10点钟时等不到他的声音会着急,便提前召唤过她了?崔晶晶记得对讲机是提前一个小时打开的,也就是说,9点之后她随时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9点之前呢?他或者在7点多,8点多就喊过自己了,以后便再也脱不开身,因此便失去了联系,这也是极有可能的啊。唉,为什么不更早一些打开对讲机的开关呢?

崔晶晶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又朝那冷漠的对讲机望了一眼。此刻,她倒衷心希望这一切都是由于对讲机出了故障。本来嘛,世界上哪有永远不出故障的机器呢?也亏肖天维想得出来,居然送给她这样一件联络工具。当时崔晶晶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心想,当今中国谈情说爱的男女有如此现代化装备的恐怕不多见,肖天维总是处处都要开个先例。后来崔晶晶摆弄这个玩艺儿时,那里面突然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洞洞拐7,洞洞拐7呀,你们靠4号位下锚。4号位,听清楚没有?”崔晶晶吓了一跳,急忙关上了机器。事后肖天维告诉她说那是她将频道拨乱了,收到了别的无线讯号。崔晶晶以后也不敢随便拨对讲机,心中却总有点疑窦。这机器果真靠得住吗?也许今天就是因为